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 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

下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北京燕山出版社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47.1352
354.6



01011194767. 郑州大学图书馆

[法] 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 (下)

李玉民 王学文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00x3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 / (法)大仲马(Dumas, A.)著;李玉民,王学文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8

ISBN 7-5402-1070-2

I. 基…

II. ①大… ②李… ③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134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基督山伯爵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35 印张 1095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译 序

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在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那么回答《基督山伯爵》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不管怎么说,《基督山伯爵》自1844年在《辩论日报》上连载,就引起极大的轰动,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不知译成多少种文字,不知发行了多少亿册书,又有多少人捧读过,大概很难统计了。

这种费时费工的大规模调查,自然不会有人去组织。但是译者在 大仲马的故乡法国逗留期间,却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有趣到了滑稽程度的调查问卷。

事情发生在基督山城堡。不过,这座城堡不在基督山岛上,而是建在巴黎西部远郊的圣日耳曼昂莱。那里有法国国王弗朗索一世的行宫;也正是在那个地区,大仲马写出了《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大仲马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并以基督山伯爵自居,一心想当堡主;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城堡。1847年有一天,大仲马发现一块风水宝地,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山脚,俯临塞纳河,他便买下一片坡地,请来一位建筑设计师,说道:

“我要造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配一座哥特式小楼,建在小湖中央。花园要建成英国式的,带几条小瀑布。”

“这我可办不到,仲马先生!这是一座粘土山丘,您造起楼来,要滑进塞纳河的。”

“您尽可以挖到岩石层,建造两层地下室。”

“这样一来,造价会高达二十万法郎!”

而大仲马的回答,足以刻画出他那豪爽的性格:

“但愿如此!”

整个计划如期实现。1847年7月25日，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基督山城堡，应邀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多达六百多名，盛况空前。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种盛况持续了几年。每天食客如云，高朋满座；其中许多人，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可见他的气派，比起基督山伯爵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仲马并不因此而停止创作，他往往让宾客饮酒作乐，独自躲进湖中命名为伊夫堡的小楼里，将如潮的文思、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

基督山城堡近似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符合大仲马所追求的华丽。但华丽中也有文学家的特色，如窗帘的大挂钩上，饰有大仲马所喜爱的作家的侧身像。客人见挂钩上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雨果等人的侧身像，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堡主人本人的，大仲马则回答：“我嘛，住在里面！”

但时过不久，大仲马就不满足于“住在里面”了，他让人给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堂而皇之地安放在门厅的正位，还配上一条座右铭：“我爱爱我的人。”

其实，这条座右铭，大仲马只讲了半句，而他在《基督山伯爵》一书中，才表述了完整的意思，那就是：“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正因为如此，有的中译本取名为《基督山恩仇记》，也是有所本的：书中两大主线并行不悖，报恩报得彻底，报仇报得痛快。这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而《基督山伯爵》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就不足为奇了。

基督山城堡在风风雨雨中，历时一个半世纪，几经易手，也显出了沧桑老态，作为文物亟待修缮。果然有喜爱大仲马的作品而愿意出资者，最有名的要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可以说他爱屋及乌，出资将基督山城堡整修一新，改成博物馆；使大仲马文友会有了落脚之地。

无独有偶，英国一位富婆，是大仲马小说迷，她愿意将自己的

财产捐赠给大仲马文友会，只要该会根据她列出的问题，举行一次问卷调查。这是百万英镑的巨额捐赠，大仲马文友会当然不敢怠慢，哪怕英国富婆所列的问题大多令人啼笑皆非，也要当作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严肃地印在问卷上。译者到基督山城堡参加书市的时候，就目睹了工作人员分发问卷的情景。

那场景有趣极了：人们看了问卷，就像欣赏奇文那样兴奋，以各自的情趣和想像力，认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这里仅举出有关《基督山伯爵》的一小部分问题）：

“埃德蒙·唐代斯得到的财宝，您估价有多少？他使用了多少？还剩下多少？”

“您认为剩下的财宝，仍埋藏在基督山岛上，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书中有什么暗示或线索？”

“您认为这批财宝下落如何？是否被后人发现？您看到什么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此事？”

“基督山伯爵和海蒂扬着白帆消逝在海上，您认为他们会到哪里定居？您是否获悉他们后裔的消息？”

如此等等，问题总有二三十个，印了满满两大页。同样滑稽的是，有些答卷者也灵感大发，写下稀奇古怪的答案，同英国富婆的问题相映成趣。譬如我的朋友，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就遗留财宝的问题这样回答：

“据可靠消息，大仲马掌握了这批财宝，为了埋藏起来，才建造了基督山城堡。其秘密记在一张隐形纸上，同法西亚神甫发现财宝秘密的那张纸一样，夹在大仲马的一本藏书里。大仲马死后，藏书拍卖，如今下落不明。”

中国读者看完了《基督山伯爵》，也可以回答英国富婆提出的问题，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消息或文献，只要发挥想像力就行了。

目 录

译 序	1
第 一 章 驶抵马赛港	1
第 二 章 父与子	8
第 三 章 卡特朗村人	14
第 四 章 密谋	23
第 五 章 订婚宴	29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39
第 七 章 审讯	47
第 八 章 伊夫狱堡	56
第 九 章 婚宴之夜	65
第 十 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69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的魔怪	76
第 十 二 章 老子与儿子	83
第 十 三 章 百日	89
第 十 四 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狂的囚犯	95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04
第 十 六 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117
第 十 七 章 神甫的牢房	125
第 十 八 章 财宝	140
第 十 九 章 第三次发病	150
第 二 十 章 伊夫狱堡墓地	158
第 二 十 一 章 蒂布兰岛	161
第 二 十 二 章 走私者	170
第 二 十 三 章 基督山岛	176
第 二 十 四 章 光彩夺目	182
第 二 十 五 章 陌生人	189

第二十六章	加尔桥客栈	194
第二十七章	叙述	204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15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221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31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山巴	244
第三十二章	梦幻醒来	264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268
第三十四章	显露身形	294
第三十五章	槌击死刑	312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323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339
第三十八章	约会	353
第三十九章	来宾	359
第四十章	午宴	378
第四十一章	引见	388
第四十二章	贝尔杜齐奥先生	399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403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复仇	410
第四十五章	血雨	428
第四十六章	无限信贷	438
第四十七章	银灰马	449
第四十八章	思想交锋	459
第四十九章	海蒂	468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472
第五十一章	布拉穆斯和狄斯贝	480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489
第五十三章	魔鬼罗贝尔	502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上涨与下跌	517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康狄少校	526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狄	537

第五十七章	紫苜蓿地的围墙·····	548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维尔福先生·····	558
第五十九章	遗嘱·····	565
第六十章	电报站·····	573
第六十一章	园艺家和睡鼠·····	581
第六十二章	幽灵·····	590
第六十三章	晚宴·····	597
第六十四章	乞丐·····	606
第六十五章	夫妻间的一幕·····	614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623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632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642
第六十九章	出访调查·····	649
第七十章	舞会·····	658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咸盐·····	667
第七十二章	圣·梅朗夫人·····	670
第七十三章	诺言·····	681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的墓穴·····	706
第七十五章	神秘的记录·····	714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康狄的发展·····	725
第七十七章	海蒂·····	735
第七十八章	发自雅尼那的报道·····	753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771
第八十章	指控·····	781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师的房间·····	787
第八十二章	夜盗·····	804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816
第八十四章	波香·····	822
第八十五章	旅行·····	828
第八十六章	审判·····	838
第八十七章	挑战·····	850

第八十八章	侮辱	855
第八十九章	深夜	864
第九十章	相会	871
第九十一章	母亲和儿子	882
第九十二章	自杀	888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895
第九十四章	承认	902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912
第九十六章	婚约	920
第九十七章	取道比利时	929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935
第九十九章	法律	946
第一〇〇章	幽灵	955
第一〇一章	飞蝗	961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966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连	972
第一〇四章	丹格拉尔的签字	980
第一〇五章	拉雪兹神父公墓	990
第一〇六章	分赃	1003
第一〇七章	狮窟	1017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024
第一〇九章	重罪法庭	1033
第一一〇章	指控	1038
第一一一章	赎罪	1044
第一一二章	出发	1052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064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1075
第一一五章	路奇·王霸的菜单	1085
第一一六章	饶恕	1092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097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狄

基督山伯爵走进隔壁房间，就是巴蒂斯坦先前说的那间蓝色客厅。他看到一位仪表堂堂穿著潇洒的青年。半小时前，一辆双轮轻便马车把他载到宅邸门外。他身材高大，满头金发，红色的胡髭，乌黑的眼睛，红朴朴的脸蛋，白得耀眼的皮肤，巴蒂斯坦毫不费力地一眼就将他认出，因为所有这一切特征和他主人事先讲的分毫不差。

伯爵走进客厅时，这位青年正漫不经心地躺在一张沙发里，用他那金头白条手杖清闲地敲打着他的皮靴呢。

看到基督山进来，他立刻起身。

“先生您就是基督山伯爵？”他问道。

“正是，先生。”来者答曰，“我想您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狄子爵先生，本人不胜荣幸。”

“本人正是安德烈·卡瓦尔康狄子爵。”年轻人答复道，同时举止洒脱地深鞠一躬。

“您应该有一封给我的引荐信吧？”基督山问道。

“我刚才之所以没有谈到这封信，因为本人对这封信的签字人感到很奇怪。”

“是山巴水手，对吧？”

“正是。因为我只知道《一千零一夜》中有个山巴，再也知道别的什么山巴……”

“噢，他就是那个山巴的后裔呀，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个很有钱的英国人。此人性格古怪，古怪得几乎有点发疯。他的真名叫威尔默勋爵。”

“啊，您的这番解释使我顿开茅塞；”安德烈说，“真有趣。这就是我在……认识的……同一个英国人……对，太好啦！……伯爵先生，我愿为您效劳。”

“如果您赏光给我讲些真话，”伯爵微笑道，“我希望您详细地谈谈您和您的家庭情况倒是相当必要的。”

“很乐意，伯爵先生。”年轻人答道；他回话的利索和敏捷证明他的记忆准确可靠。“正如您所说，我是安德烈·卡瓦尔康狄子爵，巴托洛美奥·卡瓦尔康狄少校的儿子。卡瓦尔康狄家族在佛罗伦萨贵族名人录

中彪炳史册。家父虽有 55 万年金收入而显得富有，但他经受了許多不幸；我本人，先生，在五岁或六岁那年，被一个阴险的家庭教师拐走，致使我十五个春秋没有再见生身之父。从我懂事的年岁起，从我能独立生活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寻找他，但枉费心机。最后，是您的朋友山巴的这封信告诉了我，说他在巴黎，并允许我亲自打听您，以获得有关他的消息和下落。”

“说真话，先生，您对我讲的这番话很有趣。”伯爵带着一种渺茫的满足凝视着这张开朗的脸膛，脸膛上镌刻着宛若罪恶的天使那样美的印痕。“您一切遵照我的朋友山巴的建议去行事，这样做是很对的，因为令尊确实就在这里，而且正在寻找您。”

伯爵自从走进客厅，他的视线就一直盯着这个青年，他很欣赏这位青年镇定的目光和沉稳的声调。可是，一听到“令尊确实在这里，并且正在寻找您”这句如此自然的话语时，小安德烈竟然蹦了起来，大声喊道：

“我父亲！我父亲就在这儿？”

“当然，”基督山说，“是您父亲，巴托洛美奥·卡瓦尔康狄少校。”

年轻人满脸恐惧之色几乎立刻消失殆尽。

“啊！是的，是真的，”他说，“他是叫巴托洛美奥·卡瓦尔康狄少校。那位亲爱的父亲就在这里，是您这么说的，伯爵先生。”

“是我说的，先生。我甚至还要告诉您，我刚刚离开他，他给我讲述了他过去丢失爱子的故事，使我动情不已。说真的，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痛苦、担心和希望，可以写成一首哀惋的诗。终于有一天，他得知别人告诉他的一个消息，说他儿子的劫持者愿意还给他，或者给他讲明儿子在何处，但必须要有一笔可观的赎身钱。这位善良的父亲毫不犹豫，立刻派人将钱如数送到皮埃蒙国境线，又带去一份意大利护照。那时候，您是在法国的南方，我想是这样。”

“是的，先生，”表情相当局促的安德烈回答说，“您说得对，那时我是在法国南部。”

“有辆马车大概是在尼斯等您的？”

“的确如此，先生，马车将我从尼斯拉到热那亚，从热那亚拉到都灵，再从都灵拉到尚贝里，又从尚贝里拉到蓬德博瓦赞，最后才从蓬德博瓦赞拉到巴黎的。”

“巧极了！令尊一直希望能在途中遇见您，因为他也走的这条线，这也是为什么您的行走路线事先是这样划定的。”

“但是，”安德烈说，“即使这位亲爱的父亲遇见我，我也怀疑他能认出我，因为自从我和他分开后，我多少会有变化的。”

“哦！骨肉情深呀！”基督山说。

“啊！是的，是这样，”年轻人说，“我倒没有想过骨肉情深。”

“现在，”基督山又说，“卡瓦尔康狄侯爵只有一件事心神不安，那就是在您离开他的这段期间内您所经历的事，那些害人虫以怎样的方式迫害您，他们是否以配得上您的出身门第的礼遇对待您；特别是您经受的比肉体痛苦胜百倍的精神痛苦是否给您留下后遗症，是否给天性赋予您的如此博大的才能造成某种衰弱的伤痕；您本人是否还自信能在社会上名正言顺地重新获得和保持理应属于您的地位和权势。”

“先生，”不知所措的年轻人吱唔说，“我不希望有任何虚假的引证。”

“您指的是我！我第一次听人说起您是从我的朋友、慈善家威尔默那里听来的。我听说他是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境遇中发现了您，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怎么样，因为我没有问：我不是一个好奇的人。您的不幸使他很关注，所以您也就成了令人关注的人。他对我说，他要把您在这个世界上失去的地位还给您，他要寻找您父亲，他要找到他；他寻找了，他找到了，看上去是找到了，因为您的父亲就在这里。威尔默终于在昨天通知我说您到达了，同时就您的未来前途还向我提出一些指教呢；情况就是这么多。我知道，我的朋友威尔默为人很古怪，但同时又是一个可靠的人。他像一座金矿那样富有，所以他能放纵怪癖而又不因怪癖而破产。我曾许诺过遵从他的指示去办事。现在，先生，请您不要因为我问长问短而不快，因为我有义务要尽可能地保护您，我很想知道在您身上发生的那些不幸，不以您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不幸，无论怎样都不会降低我对您深怀敬意的那些不幸，这些不幸是否已经造成您对这个世界多少有点陌生，您的财产和您的名份都在呼唤您面带笑容地出头露面呢。”

“先生，”听了伯爵的这番话，恢复镇定的年轻人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请您放宽心。让我和家父骨肉分离的劫持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将我再卖给我父亲——事实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这些人的打算很清楚，为了从我身上捞到高价钱，就得保留我的全部个人价值和才能，如果有可能，他们还要增加投资呢；所以我受到了相当良好的教育和培养。这些拐骗孩子的贼对待我，有点像小亚细亚的奴隶主，他们将奴隶培养成文法师、医生和哲学家，以便将其在罗马市场出售时要价更昂

贵。”

基督山满意地微笑着，看上去他起先对安德烈·卡瓦尔康狄的希望没有这样大。

“话再说回来，”年轻人继续说，“即便我身上的教育有缺陷，或者说对人处世不周全，但我想，考虑到伴随我出生直至少年时代的那些不幸和痛苦，人们会宽容和原谅的。”

“那好吧，”基督山漫不经心地说，“您就按照您的意愿行事吧，子爵，因为您是自我行为的主宰人，这同您的个人利害息息相关。但要说，正相反，我对这些奇遇会只字不提的，您的故事简直像传奇，世人喜欢封面封底都是黄纸的传奇书，而对看到用活羊皮装订的书反而格外地起疑心，像您这样的故事即便能够成为烫金精装本，也是无人相信的。这就是本人冒昧向您提示的难处啊，子爵先生。您将自己感人肺腑的身世一旦告诉某人，它会立刻面目全非地传遍全世界。那时候，您将被迫扮演安东尼，而安东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许您会成为引发好奇的成功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让自己成为众目睽睽的观察点和评论家的发射靶。这会使您患上精神疲劳症的呀。”

“我相信您讲的有道理，伯爵先生。”年轻人面对基督山逼人的目光，脸色不由自主地苍白起来；“那样麻烦就严重了。”

“噢，也没有必要夸大它的严重性。”基督山说，“难道为了避免某种失误，就非得跌进干傻事的漩涡？不，只需制订一份行动的简单计划；再说，像您这样一个聪明人，通过这个计划更容易，因为它符合您的利益。必须通过证人和光彩的朋友去荡涤您过去的历史可能存在的一切污点。”

一眼可以看出，安德烈的神色惶遽起来。

“我本想毛遂自荐充当您的保护人，”基督山接着说，“可是我这个人有一种心理恶习，就连我最好的朋友我都怀疑；我又有一种需要，就是要让别人也去怀疑；所以，正如悲剧演员们所说，在您的事情上，我也许要扮演一个超出我本行的角色了，还有可能招来喝倒彩的口哨声，这又何苦呢。”

“但是，伯爵先生，”安德烈壮着胆子说，“要考虑到威尔默勋爵的面子，是他把我介绍给您的。”

“是的，肯定会考虑。”基督山重复道，“而威尔默勋爵并没有对我隐瞒，亲爱的安德烈先生，您的少年时代颇多风雨。啊！”发现安德烈不安时伯爵继而说，“我不是要求您来向我坦白的，恰恰是为了您不必有求

于他人,我才让您的父亲卡瓦尔康狄侯爵先生从卢卡赶来这里。您马上就要见到他,他现在有点呆板和拘谨;不过,这是当兵造成的,当人们了解到他曾在奥地利服役十八年,一切都会得到谅解的。一般来说,我们对奥地利人不苛求。一句话,有这样一个父亲应非常满足了,我向您保证。”

“啊!先生,您的话让我大放宽心;我离开他的时间如此久长,我一点儿也记不起他的模样了。”

“但您知道,巨额财富的前面都是阳关大道。”

“这么说我父亲真的很有钱,先生?”

“百万富翁……年金收入 55 万法郎。”

“那我马上就有个称心如意的地位啰?”年轻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最最理想的是,亲爱的先生,在您将来住在巴黎整个时间内,他要给您每年 5 万法郎的年金收入呢。”

“要是这样,我就永远住在巴黎不走了。”

“嗯!谁能担保形势不变化呢,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安德烈叹息一声。

“但最后,要是我长期留住巴黎,”他说,“又无任何形势逼我离开,在此情况下,您刚才提到的这笔钱还能确保归我吗?”

“哦!那还用说。”

“通过我父亲?”安德烈不安地问。

“是的,但由威尔默勋爵作保,他应令尊要求,已在巴黎我的最可靠的一位银行家丹格拉尔先生那里,开了一个每月五千法郎的户头。”

“我父亲打算在巴黎住很长时间吗?”安德烈依然不安地问。

“只呆几天,”基督山说,“他的公务不允许他缺岗两三周以上。”

“啊!亲爱的父亲!”很显然,从安德烈感慨的叫喊声中,听得出他对他父亲的迅速离开多么喜出望外。

“正因为如此,”基督山对青年上述话语的弦外之音佯装不知,“正因为如此,我一点儿也不想耽搁你们父子的团聚。您准备好拥抱那位尊敬的卡瓦尔康狄先生啦?”

“我希望您不用怀疑。”

“那好,请去客厅,亲爱的朋友,您会看到令尊的,他在等您。”

安德烈向伯爵深鞠一躬,往客厅走去。

伯爵一直盯着他,直到他在客厅里消失,他才在类似一幅画的机关

上按了一下发条，画框分开处，露出一条设计精巧的缝隙，通过这道隙缝，客厅内发生的一切一览无余。

安德烈走进客厅后关上门，径直向少校走去。一听到传来的脚步声，少校站起身。

“啊！先生！亲爱的父亲！”安德烈大声叫道，这叫声穿过紧关的门，伯爵听得真真切切。“真的是您吗？”

“你好，我亲爱的儿子！”少校语气深沉地说。

“多年分离之后，”安德烈一边说一边瞧下客厅的门，“我们终于重逢了，多么幸福啊！”

“是这样，分离太久了。”

“我们不互相拥抱吗，先生？”安德烈说。

“听你的，我的儿子。”少校说。

于是，两个男人犹如戏台上的演员那样拥抱起来，这就是说，他们的头和肩互相交叉地拥抱在一起。

“这么说我们就在这儿团圆啦！”安德烈说。

“我们在这儿团圆了。”少校重复说。

“我们不再分开啦？”

“不，我亲爱的儿子。我相信，你现在会将法兰西当作第二个祖国看待的。”

“的确，离开巴黎我会伤心的。”青年人说道。

“至于我，你明白，我是不能在卢卡以外地方生活的，所以我要尽可能快地返回意大利。”

“不过，在您动身前，亲爱的爸爸，您会把便于鉴定我血缘的证件交给我的吧。”

“毫无疑问，因为我是专程为此而来的，我煞费苦心来找你，目的就是要把这些证件交给你，为的是我们以后不再二次奔波了，否则，我的有生之年就得花在这上面了。”

“那证件呢？”

“这就是。”

安德烈将他父亲的结婚证和属于他自己的洗礼证一把抓过来，以儿子的本能热切地将证件全打开，然后用最训练有素、最迫不及待的速度和习惯，将两份证件浏览了一遍。

看完证件后，他的额头上焕发出一种无以名状的喜悦，用近乎奇怪的微笑打量着少校。

“啊，就是它！”他用纯熟的托斯卡纳方言说，“看来意大利已经废除苦役犯啰？”

少校站起身来。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他反问道。

“在意大利假造这种证件不受惩罚吗？在法兰西，只要造一份，我最亲爱的父亲，当局会把您送到土伦去，让您呼吸五年的铁窗空气。”

“请再说一遍！”卢卡人极力装出威严的神态说。

“我亲爱的卡瓦尔康狄先生，”安德烈紧按少校的胳膊说，“人家给了您多少钱，您就来给我当爸爸？”

少校刚想开口说话。

“嘘！”安德烈压低嗓门说，“我来先给您树立个信任的样板，他们每年付我五万法郎来给您当儿子；所以，您头脑要清醒，将来不认您这个爸爸的不是我。”

少校诚惶诚恐地环顾四周。

“唉！请放心，只有我们两个人。”安德烈说，“况且我们说的是意大利语。”

“那好，我告诉你，我嘛，他们也给了我五万法郎，一次兑现。”卢卡人说。

“卡瓦尔康狄先生，”安德烈说，“您相信童话吗？”

“不，过去我不相信，可是现在我不得不信了。”

“那您有过什么证据吗？”

上校从他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来。

“看得见，摸得着。”

“这么说，您觉得我可以相信人家许给我的诺言了？”

“我以为能相信。”

“相信伯爵这位正直的人将会恪守诺言吗？”

“百分之百地靠得住。但是，您要明白，要达到此目的，我们各人的戏必须演下去。”

“那怎么样才……”

“我扮演慈父……”

“我扮演孝子。”

“既然他们希望您是我的后代……”

“这个‘他们’指的是谁？”

“天哪！鬼知道，就是给您写信的那些人。”